



冷眼热心

据说每个人早上睁开眼睛,就表明你是活的。可是像我这种肺功能虚弱者,每天早上眼睛倒是睁开了,但如果没有鲜活的草、鲜活的绿色、新鲜的氧气,我就没有活过来。草是我生命得以延续的温暖气芬,是人世间对我唤醒的体贴细语。城市日益高楼林立,栖身的水泥匣子多是隔绝与枯燥,窗外的树林草滩早已消亡。唯靠自己拥有草了。我有多种盆草,其中的银边吊兰,已跟随我30多年。那还是我医学院毕业,刚到医院上班,科主任李群,赠我一株吊兰,说是吊兰最好养,清水阳光就行。从此这盆吊兰,就在我身边了。30多年岁月,惊回首多少动荡变迁,仅搬家就有十几次。而这盆吊兰,繁殖了无数代,始终在我身边。十年前我在上海写长篇小说《所以》,一呆几个月,沪沪之间火车往返,单程19个小时,我抱一盆吊兰坐火车,人都看着笑。

我是会做一些傻事的。前年冬季,我沿江远足,遇见一群大树

正遭砍伐,当即我就上前制止。可人家都是被雇农民工,只管砍一棵赚几元钱。恰巧那天有一个会议,恰巧市长在,我不管不顾投诉了。市长当然具有高度生态环保意识,当即打电话,立刻制止了砍伐。好了!这群大树,学名意杨,小名大叶杨,约几十年或十几年树

需要什么警告牌:严禁踩踏草皮!更无须费劲装文艺: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更关键是免费,不花纳税人一分钱。而为什么都宁愿重金购买娇贵的进口草皮?宁愿不要真实的四季风光而要生硬的四季常青?真不懂。常识与科学都去哪儿了:草皮草坪与草,根本就

树木怎能根深叶茂?鸟儿怎敢再来筑巢?烟色绿浮前岸柳,新晴草芊花乱开,斜阳老树漫天霞,江船横渡渡晚归,这是明朝嘉靖直至清朝末年的江岸自然景色,几百年人们不断赞叹吟咏,如今可惜了。可惜了,这漫长的江岸线,原本可以无限受惠于天赐之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战胜了蒋介石围追堵截、张国焘分裂危险、人类生存极限的三重挑战,取得了战略转移、战略转变、战略转折的三大胜利。长征不仅实现了中国革命根据地从东南到西北的战略转移,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还实现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挫折到胜利的战略转折。从长征的终点出发,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展开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不知不觉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今年十月正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也是父亲诞辰一百零八岁纪念日,在特殊日子里,我们尤为怀念父亲——谢方祠,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萦绕在哥哥谢元元、姐姐谢京京和我等的心间……久久难以忘怀。

追寻父亲红色足迹 传承红军长征精神

谢江香

千万不要辜负我们这个时代的草

池莉

龄,早在打造江滩公园之前,就已经葳蕤昌盛,是现在江边最为高大粗壮的树。只见江风中,阔大树叶阵阵婆娑,翻飞起舞,真是美轮美奂。鸟儿又对意杨情有独钟,高高枝丫上一窝窝硕大鸟巢,大小喜鹊飞出飞进,喳喳欢叫,真是喜气洋洋。从此,过一段时间,我都会特意来到江边,特意看看这几棵劫后余生大树,拍拍树干,听听树声,望望那些坚实的鸟巢,树底下坐坐。树底下生着本地杂草,叫盘根草,生命力极强,些许阳光就够,又极具人类亲和力,任人踩踏坐卧,绝对不

是为人民服务的!树叶是可以穿的,稻麦是可以吃的——粮食也是草呢,树木也是草呢,都属于植物。只是人类给植物取个小名,叫做草而已。

不幸还是发生了。我最近一次远足,猝不及防,看见的是工地。劫后余生的那几棵大树,还是被砍。鸟巢当然没了,覆巢之下,焉得完卵。不想夸张但,这确是我的一幕鬼片:后背一阵发凉,差点惊声尖叫。不过这次我不会投诉了。因为明摆着江边人造景观越来越多。明摆着高大树木越来越少。明摆着挖掉与移栽不停折腾。

已见惯太多悖论与荒诞,练就了快速冷静本领。现在我只想冷静地说: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不能够辜负什么?那一定首先就是不能辜负我们这个时代的草。我们这个时代田野森林消灭得太多了,粮食不够了,氧气难以为继,水泥钢筋无疑是鸟不生蛋的穷山恶水。别忘了,这个地球上,草的强大,是无与伦比的,人类算什么东西。金字塔耸起之前,野草已经覆盖地球。帝王将相辉煌之前与覆灭之后,鸟儿都在树上莺歌燕舞。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不能够辜负什么?那一定首先就是不能辜负我们这个时代的草。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不能够辜负什么?那一定首先就是不能辜负我们这个时代的草。尽管说了白说,我也坚持,说三遍。

某天晚饭时吃大虾,忽而在父亲回忆起以前老房子时的某个精彩。

那是大夏天,一个我父亲的长辈亲戚来我家,无所招待,母亲一边泡茶一边招呼着长辈,父亲拎着一个大铝桶(合金材质盛水的高腰拎桶)拉着我去当时刚刚兴起的集贸市场,逛了大半个圈,驻足一个卖大闸蟹摊,一番讨价还价后我们买了整整一桶大闸蟹,这些蟹都已濒临死亡,因此很便宜。回家洗净,按照食用习惯放进两个已煮沸的大蒸锅里,在大闸蟹们还在有气无力挣扎几下时,就果断地把锅盖盖了上去。

十五分钟的等待后,红里带着鲜黄的大闸蟹们上桌了,相配的当然是黄酒,我们在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和黄酒大闸蟹混合的飘然气中开始了大餐,蘸着自家调制的调料,体味着蟹肉的一丝丝细腻和蟹黄的浓烈。

亲戚走后,父亲一直在炫耀着今天晚餐的便宜却体面,而以后,每每吃大闸蟹时,也都会提及而再次炫耀一番。

如今,随着父亲的年龄增大,相应的一些健康问题也出现了,比如高血脂之类的,所以,我们家极少再品尝大闸蟹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油脂较少的荤菜,素菜也做得比较少油清淡。

某天晚饭前,父亲来到我家,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口中呼着“六月黄,六月黄”。我们忙了一阵后,大家围坐一起吃晚饭,妻子端上了满满一大盆大闸蟹,招呼大家开动,父亲举手挑了一个就品尝起来,吃完后,他把两只手搁在桌边,似乎正在思考下一步,我母亲看了出来,就对父亲说:“一个够了。”父亲无奈地点了点头,扒拉起饭来,眼睛还时不时地看

那盘嫩绿

西周

几眼正中间的大闸蟹,很不情愿地把筷子指向了其他的菜盘。

忽然,母亲崛起身而起,跑去厨房,从冰箱里端来一盘菜,放下一看是一盘西瓜皮做成的凉拌菜,一条条精致的白里透着嫩绿,鲜绿葱花在点缀更显出西瓜皮淡

淡嫩绿的可人,拌上麻油后的鲜亮很夺人眼球,一条在口,冰镇后的凉爽和鲜甜的味道顿时使人神清气爽,吃后口中留着清香,十分怡人,我们都在夸赞着这盘清口的凉拌小菜。

而父亲却说,记得以前那次吃大闸蟹时,吃完也有这道凉菜,那次的大闸蟹啊,真是……

每每吃大闸蟹,父亲就会重提往事,而每每却会把凉拌西瓜皮忽略在一边,而每每夏天的西瓜时节,母亲做得最多的却是这道凉拌西瓜皮,这盘可人的嫩绿!

生活的滋味,其实就在每一次的回忆中,而家人的亲情或许更像那一盘嫩绿,很多时候会被精彩所压制或者忽略,但那鲜甜和余香或许会更为长久,更值得我们去珍惜,每当夏天西瓜时令即将到来时,我就会期盼母亲亲手做的“那盘嫩绿”。

法国作家波德莱尔除了写诗,还写散文随笔和文学评论。他在一篇题为《时钟》的文章中,写到一位南京小男孩。



南京小男孩

陈迅

文章中说:“中国人能从猫眼里看时辰。有一天,一位传教士走在南京城的大街上,发现自己忘了带手表,便问街头的一位小男孩几点了。那孩子迟疑了片刻,笑着说:‘你等着,我一会儿告诉你。’他跑走了,很快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怀里抱着一只猫。他指着猫的眼睛,毫不含糊地说:‘你看还没到正午呢。’传教士吃惊地看着他,因为他说的没错。”

波德莱尔的这篇文章写于19世纪,也就是说他写的是我国清朝的事。清朝,有位外国传教士在南京街头,遇到一位会从猫眼里看时辰的小男孩。

这位南京小男孩从猫眼里判断时辰有没有错呢?当然没有错。记得北宋科学家沈括写过一篇短文,说欧阳修得到一幅古画,画中牡丹花下有只猫。他无法判断这幅画画得是否真实,便问他的儿女亲家吴育丞相。丞相看了这幅画说,这是正午的牡丹,花朵张开了,颜色干燥。还说,猫的黑眼仁如同一条线,说明是正午。丞相肯定了这幅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从猫眼里看时辰,在中国自古有之。

波德莱尔笔下的南京小男孩会从猫眼里看时辰,如今的孩子会吗?



江南小镇(油画) 张国卿

百丈关,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自古就有“获百丈(关)者,必得成都无疑”之说。1935年9月下旬,拒绝北上后的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大家围坐一起吃晚饭,妻子端上了满满一大盆大闸蟹,招呼大家开动,父亲举手挑了一个就品尝起来,吃完后,他把两只手搁在桌边,似乎正在思考下一步,我母亲看了出来,就对父亲说:“一个够了。”父亲无奈地点了点头,扒拉起饭来,眼睛还时不时地看

能如愿。“打下成都吃大米”的口号也化为了泡影。笔者有幸采访过陈再道、许世友、陈锡联三位共和国上将,他们一提起“百丈关”便激动起来。

“文革”后期,笔者曾于北京西宾馆见陈再道将军,将军作战有“再道之勇”美誉,但也只字未提百丈这一仗。据陈再道将军秘书介绍,将军晚年常把百丈与其他战斗混淆了谈,谈的也是只言片语,如“刘湘急调八十多个团围攻我军,百丈了死命令要夺回百丈”;“红军吹响手榴弹,与川军同归于尽”;“11月下旬撤出百丈,南下碰壁,使我军处境十分困难”等等,但他始终认为百丈是他一生打的最惨烈的战斗。

许世友告许笔者,百丈战役是他在四川打的一场最大最苦的硬仗。张国焘下令他率红四军与国民党军主力“决一死战”。“敌人一下子就把我的一个团全消灭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许世友说他非常震惊,

三上将悲忆百丈关

吴东峰

他的二十四团损失了三分之二,团长和政委都牺牲了。言此时许世友突然挥挥手说:“红军时期打的大仗多呢,不说了,不说了。”

陈锡联晚年与笔者回忆当时情景,仍惊心动魄:“哎呀,那一仗打得凶啊,我们把所有的武器都集中起来,打得敌人尸

体都是一层层的。我们伤亡也很大,最后的时候没有办法,子弹打得差不多了,人员也打得差不多了。”八十高龄的陈老将军还说:“如果我身体好的话,一定要回到百丈去看看,看看牺牲了的战友。”可惜老将军这一夙愿未能实现。

五十年后,国家主席李先念对于百丈一战仍然是怨愤满腹:“我是那次战斗的一名指挥员。我们没有打赢。我们输了,不得不撤退。张国焘的南下计划根本行不通。”

百丈兵败后,胡奇才奉命随部分四方面军部队退至干佛山防御。他回忆说,敌人利用交通方便之利,增兵迅速,很快便以超过我十倍、二十几倍的优势兵力向我们攻击。炮火异常

猛烈,一天到晚不停地轰击。更令人恼火的是敌人飞机,连续不断地轰炸扫射,给红军造成不小的伤亡。为了防空,红军迅速挖了防空洞,构筑了盖沟,敌机来了迅速隐蔽,敌机一走就进入工事御敌。

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胡奇才所在部队始终像钉子一般钉在干佛山,牵制了邓锡侯、王缵绪、孙震、许绍宗等部达九十多个团约十四万人的兵力,掩护了四方面军胜利进入岷江流域,以与胜利渡过金沙江的二、六军团会合。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他们在长征路上创造了顽强的生命力,明请看本栏。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长征已经结束,每一个时代的伟大精神内涵是永恒的,红军所留下的长征精神将是不朽的。

在于内心 卞建林

人的物质生活寒酸,人的气会不扬,颜回自守而不能影响他人,此亦其故。人的物质生活过于丰厚,则易淹没灵性,使感官肉身溺于物质,此则中空,如华屋而无人居住。刚健质朴的生活,宜于修身炼心。人所处的年代会使其具有某种特点,如80后90后之类,而超卓之人则无此类特点,不拘于某地某时,永不过时。同样,超卓之人,亦会超物质而鹤立。多么向往此种超卓。



十日谈 长征的细节 明请看本栏。